



新石器时代 山西彩绘陶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从稚拙到浪漫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龙的形态一直在人们的想象中孕育、演变,逐渐成为集多种动物图腾于一身的神秘形象。

先秦时期,龙的形象并不固定。在《山海经》的描述中,龙的形象十分复杂多样,包括“鸟首而龙身”“龙身而人面”“人面蛇”“龙翼而马身”“人面鱼身”等多种形态。

不少出土文物也可佐证这一观点。例如,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的玉龙,它是猪首与蛇身的结合,展现出猪的亲力和蛇的灵动。而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发现的陶龙则是一种巨口利齿、口吐长信的形象,既似蛇又似鳄。

这一时期,龙的形象大多质朴可爱,龙的纹样线条也相对简单,因此也会呈现出略显呆萌的“画风”。

商周时期,龙纹开始应用于青铜器,以直线为主、曲线为辅,在造型上夸张了龙的头、角、眼、鼻、口、爪,变得更加威严和庄重。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龙的造型开始逐渐走向稳定,龙的轮廓也开始变得更加蜿蜒曲折。在《周易》中,“见龙在田,利见大人”“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等描述让龙的神圣属性得到彰显。此时,龙的形象已经被不少学者视为象征天之阳气的神圣存在,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一时期,龙纹还逐渐与其他动物和植物的纹样相融合,展现了丰富多样的特色。在楚墓出土的帛画和刺绣中,我们可以看到龙与凤纹、花草纹、几何纹相互交织、融合,舞凤飞龙纹、龙凤虎纹、蟠龙飞凤纹等绚丽多彩的图案应运而生。

其中,荆州博物馆藏的龙凤虎纹很有代表性,它以菱形四方连续的构图骨架为基础,采用中心对称的构图方式,并通过锁绣的绣法生动地表现了龙、凤、虎三种动物相互缠绕的排列。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龙纹普遍秀丽矫健,具有浪漫主义的美学风格,为后期龙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秦汉时期,龙纹逐步定型。龙躯体矫健,颈部修长,尾部纤细。胡须、肘毛等元素的加入,让龙的形象更加威武。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部分长出了双翼的龙,这也说明龙的形象始终不断融入各种新的元素。



三星他拉玉龙 国家博物馆藏



旗袍用打籽绣呈现出龙的形态

龙纹里的中式美学

在龙年的新衣上,包含“龙”元素图案的那些总格外亮眼。尽管龙的形象千变万化,但龙纹作为中国传统纹饰图案的代表,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着不同的精彩。从简洁稚拙到复杂灵动,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龙纹形象的发展演变也生生不息。

融合与高峰

魏晋至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和佛教的传入,龙纹的设计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当时,随着对外贸易的发达,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这为工匠们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灵感。龙纹的设计与创新也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元素,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新风貌。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地区,曾出土过一件联珠对龙纹绮。在这块精美的织物上,龙纹被巧妙地安排在圆形的团花之中,以四方连续的方式排列,整个构图既丰满华丽又绚丽典雅,对称的双龙纹样展现出波斯织锦的独特风格。工匠们巧妙地将波斯萨珊朝的联珠纹与中国传统的龙纹相结合,创造出既具有外来纹样特色又彰显本土文化韵味的新纹样。

此外,佛教的兴盛也为龙纹的设计带来了更多的灵感与变化。卷草、祥云、万字等纹样与龙进行了巧妙的组合与创新,如云龙纹、水龙纹、草龙纹等。

而在这一时期,龙的形象如同飞天、

莲花一样作为佛教造像的主要装饰物出现在诸多佛教雕塑上。除此之外,龙的形态还出现在了佛的袈裟上。在明道寺圆雕佛像中,佛像袈裟正面胸下膝上的部位雕有飞龙,飞龙欢腾跳跃,龙身弯曲呈半环状,龙头呈回望之姿,口中衔有一朵莲花。

这些新颖的设计不仅丰富了龙纹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开放与包容。

宋元之际,龙纹的设计则逐渐达到了形神兼备、清秀典雅的艺术高峰。宋代的龙纹,在世俗化与写实化的风格基调下,完成了中国龙形象的基本定型。如郭若虚所言,画龙需“折出三停、分成九似”,这一时期的龙纹正体现了这一理论的精髓。

其中,苏州南郊曹氏墓出土的双龙云纹绣衣袖边,就是这一时期龙纹艺术的璀璨明珠。金黄色的绣线绣制出神采飞扬、清秀飘逸的龙身,线条流畅协调,技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



战国 龙凤虎纹绣 荆州博物馆藏

雅俗共赏的审美



广泛,取其“拐”与“贵”谐音,寓意子孙昌盛、安宁富贵等。这种民间风格的龙纹在服饰中常常作为辅纹样,与几何纹样、植

物纹样等搭配使用,以营造出清新、质朴的艺术效果。

步入现代,龙纹仍在不断焕发着新的生命力。设计师们将传统的龙纹元素与现代时尚相结合,创造出既具有古典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的服饰。在旗袍、汉服等传统服饰中,龙纹常常以刺绣、印花等方式呈现,与服饰的色彩、面料和款式相呼应,形成和谐统一的整体。

事实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龙纹都有其独特的造型特点。在原始时期,是古代各民族、部落、民族相互融合的产物;战国秦汉时期,则与云纹、气纹大量结合,彰显了当时人们对于土地的崇敬与对宇宙的探索。当佛教传入、道教兴起时,龙纹又与这些宗教纹样相结合。

纵观龙纹的发展,我们会看到一个“和”字。这种“和”,并非单指表面上不同花纹元素的叠加糅合,更涵盖了不同文化交流与碰撞后的深层融合与共鸣。龙纹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表达方式,既体现了古人的审美追求,也传递着他们对和谐、统一与天人合一的向往。

(原载《解放日报》,作者为刘蕴莹、徐帅)

世间万象

火烈鸟“返乡”



近日,在江苏东台条子泥湿地越冬的火烈鸟,经过一个冬天的栖息补给,体力恢复如初,开始“返乡”,黄海湿地上演新一年的候鸟迁徙大戏。

白唇鹿迁徙



日前,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数百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唇鹿行走在黄河冰面上迁徙,犹如一支队列整齐的行军队伍。

花木穿“冰衣”



近日,受降温降雨天气影响,浙江杭州多地山区出现了雨凇景观,花木被冰层包裹,晶莹剔透美不胜收,吸引民众观赏。

壶底冒仙气



近日,雪后的黄河壶口瀑布气势不减,汹涌澎湃的黄河水沿着龙槽奔流而下,升腾起的水雾形成壶底生烟壮美景观。

牧场“春耕”忙



近日,山东省荣成市俚岛镇俚岛湾海洋牧场呈现一派繁忙的“春耕”景象。养殖工人驾驶渔船穿梭于海上“农田”间,忙着添加养殖浮漂、向贝类养殖网箱投喂饵料、查看海带长势等。

(本报综合)

宁古塔旧城：

一段残垣百年文化

“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永世不得入关!”这是清宫剧中的一句常用台词。清宫剧的热播,也使得“宁古塔”这个名字尽人皆知。

许多人以为宁古塔是一座塔,当地也有“牛拱塔”的传说,但这毕竟是传说。清代流人所著《宁古塔纪略》中曾说:“宁古塔……虽以塔名,实无塔”。据1924年《宁安县志》记载:“宁古塔名称始见于《清大事志》”。可见史书上最早称其为宁古塔,是源于明初女真人移居海浪河流域,称“东海窝集部宁古塔路”,从此,人们开始把海浪河流域称为“宁古塔”。

如今,宁古塔将军府旧城遗址就坐落于哈达湾以下海林市长汀镇宁古村的海

浪河岸边,这样的地方自然宜兵宜居。宁古塔将军府旧城为清代古城遗址,原有外城,现仅存内城东北部残墙300余米。据史料记载,1631年(天聪五年),努尔哈赤命宁古塔守御吴巴海监造宁古塔城,1636年(崇德元年)建成。据《盛京通志》载:“宁古塔旧城,在海兰河(今海浪河)南岸有石城(内城),高丈余,周一里,东西各一门。”经实测石城为正方形,边长171米,周长684米,外城边墙周围2.5公里,四面各一门。1662年(康熙元年),清政府设立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简称宁古塔将军。宁古塔叱咤风云的历史文化,就从这里发端。

康熙五年(1666年),宁古塔将军府

搬迁至现今宁安市的牡丹江边,1676年(康熙十五年),又迁至吉林乌拉街。为了区别两个宁古塔城,人们称新建的为“新城”,称废弃的为“旧街”。海林市的旧街因此而得名。

从以上史料可见,宁古塔作为城池,有新旧两处:作为将军驻地,有三处,即:宁古塔旧城、宁古塔新城和吉林乌拉城。因世事变迁,新城已经没有留下什么遗迹了,海林市于2013年将宁古塔将军旧城遗址申报国家文保单位并被批准。

宁古塔作为城池名称,进而演变为官史名称,同时也是其管理的地域名称。据《大清一统志》记载:宁古塔将军辖区“东滨大海,西接边墙,南峙白山,北

逾黑水”。宁古塔遂成为盛京(沈阳)以北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广大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宁古塔将军改称吉林将军,并设黑龙江将军,与盛京将军一起,构成了东三省的雏形。

宁古塔将军府的三次搬迁,皆因军事作战需要。大量流人的到来,他们交游酬唱,记录山川风俗,赞颂沙尔虎达和巴海等宁古塔将军所率领的抗击沙俄入侵的斗争,又演绎出了著名的流人文化,成为黑龙江乃至吉林的文脉。近年来,更是形成了一股宁古塔历史文化研究热潮,使得宁古塔历史文化成为黑龙江文化亮点之一。

(原载《人民政协报》,作者肖甲文)